

◆ 流年碎影

泥 鳅

汪建国

哥哥姐姐从外捉了半桶鱼，倒在大澡盆中用清水漂养，以吐除泥沙和杂物，鱼儿在清水中绕盆不断撒欢儿，溅起阵阵水花，其中有几只闹得最凶的家伙，长着老鼠的脑袋，眼很小，却乌溜溜的，贼眉鼠眼。哥哥告诉我这叫泥鳅，可好吃着哩。而我却人小鬼大，心中盘算着免它一死，便央求捞起，放在家中一干净的瓦钵中，还从家边浅水沟中捡了些螺蛳，扯了些水草，给泥鳅营造一个新家，之后的几天，我兴奋地拿了小纱布兜兜从水宕捞些小浮虫放在钵子里，保障泥鳅的食物供应，见几只泥鳅在水草间自由自在上下翻腾，有时还张开小嘴把水面的小虫吸入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

有一天再去看，却不见泥鳅踪影，瓦钵边散落的全是断碎的水草，不远处一只老花猫嘴中红舌头不停地舔着上唇，我气愤地寻找石头准备教训它，它“喵”地一声吓跑了。

老家在桐城乡下，境内沟渠纵横交错，塘洼星罗棋布，泥土肥沃，是野生鱼类生长的好地方。上学后的周末或节假日，我们常常捉些鱼虾、泥鳅，改善伙食。我不爱学习，却喜爱捉鱼摸虾，经常在干旱的沟渠边或水浅的沟中两端用泥土垒起“坝”，两手抄起木桶或木盆，将水沟里的水舀尽。不同种色的大小鱼儿躺在泥面上蹦跶，而泥鳅很狡猾，不动声色地隐藏在泥中，我与伙伴们拣尽鱼后，便学着哥哥们以前传授的方法，从不同的方位用双手插入泥中向怀中一扒，便见到泥鳅的小白肚，有时一扒还发现好几条呢，泥鳅很怕痒痒。我们的手若直接触碰到它们，它们便马上钻入泥中，所以需要双手将少量泥一起捧进桶中，运气不错的话，一次可捕捉十斤左右。

母亲烧得一手好菜，尤其擅长河鲜类。我上初中、高中时住校，周日下午从家中返校，学校的食堂正常只给学生供应米饭，很少有多余的菜供应学生。家中筹备的一周的菜，不易存放，很容易变质。母亲常给我带的是香菜——用长杆白菜切丝，晒干腌制炒熟，并加少量黑芝麻，此外，还有蒸熟的腌制泥鳅。开饭时，我也给同学分享。周六返家，母亲还常做泥鳅挂面、泥鳅烧冬瓜给我增加营养。

1982年秋，我成为了一名厨子，看到师傅们准备操作泥鳅时，心里觉得这个我很熟悉。师父一眼就看穿了，安排我上午十点半把5斤泥鳅剖杀。时间已是上午九点，我只好硬着头皮拿起剪刀，端起盆中泥鳅就动手，剪刀不停地从手中

滑下，十分钟还没剖杀几条，这时师父笑着走过来说：“小子，泥鳅不好杀吧，关键方法不对。”师父抓来几把盐撒盆中，盖紧盖子并不断摇晃，盆中泥鳅就神奇般静下来。师父又抓来几把面粉，用双手不断拌捏，再放密眼箩筐中用水冲净沥水交给了我，指导我拿剪刀从泥鳅头端肚膛只开五分之一，用刀尖一拉整个胆肠一呼而出，渐渐速度快了起来，终于在十点半前完成了任务。

下班后，师父又就泥鳅这个单项食材系统地给我说道：泥鳅属于鲤形目鳅科动物，栖息于静水底层，喜阴怕阳，喜浅水惧深水，爱夜晚摄食，对环境适应能力极强。我惊诧地望着师父，原来我同泥鳅一样，都在“浅”的意境中。后在几位师叔起哄下，师父又流畅地说起泥鳅的药用价值和营养，我只记得关键的两点：暖脾补虚，“水中人参”。

三年的学徒岁月，我变换法门讨得师父、师叔们的认可，不仅学到了泥鳅的家常性做法，还学会了川式酸汤青笋泥鳅、干煸泥鳅，后来我为客人所做的粉蒸泥鳅、咸肉泥鳅绣球丸子、锅塌泥鳅更受青睐和赞扬。



等候 李海波 摄

◆ 乡风民俗

“把 信”

吴良伦



在我的怀宁老家，有个民间俗语：“把信”，其实就是“报丧”。

生死，乃人生大事。亲人去世，家人就要派人去把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和邻里邻居，以便他们前来参与丧礼。这个“差事”十分重要。如果逝者亲友多，在派人去送信之前，管事人要精心列出一份详细的“路单”，包括姓名、住址以及丧事的日程安排，丧事紧迫，一旦有人被派去“把信”，即便有其他

紧急事务，也必须放下手头的活儿，保质保量完成使命。特殊情况下，“把信”的人会兵分多路，奔赴不同的地方。“把信”的人一般带上一把伞，到达目的地时，把伞头朝上、伞柄朝下，对方一看立马就会明白，这是某某亲戚去世了。

2018年农历四月初五，门前栀子花才稀稀疏疏打骨朵，父亲因突发脑溢血离开了人世。沉浸悲痛之中的我竟忘了“把信”一事，后经管事者提醒，才想起来，但上门“把信”来不及了。管事者答应了我破天荒的请求，我握着手机，含泪拨打亲戚电话。由于事发突然，亲戚接到我的报丧电话，愕然不已，痛心之余抚慰我节哀顺变，把父亲丧事办好。两三天内，亲戚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一起参与见证了父亲的丧事。

◆ 儿女情长

最后的两双布鞋

李凤仙

桃花离落的一个中午，我将三双簇新的布鞋挂在晒衣架上，目光一点一点拂过连着两只鞋的粗白线，如同看到小小的针又在妈妈手里来回穿梭。

妈妈从年轻到半百的岁月中，多数是或扛或握着劳动工具，踢着露水匆匆去田地，踩着暮色忙忙回家。雨天及夜晚，她多半会坐在大门口或桌边或床沿做针线活。妈妈手里的针引导黑的、白的线从衣服的破口处直直地出去，曲里拐弯地回来，还会在鞋底上钻进钻出，小小银针领着线留下数不清的脚印。

妈妈穿针引线的身影，我很小就喜欢看，但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。等到懂得什么是“宁静”和“安详”，才明白了喜欢的原因。

妈妈手里的针，光滑尖锐，寒光凛凛，却不似刀斧那样令人畏惧。她会收拣，针、线、剪刀、锥子、顶针，都安顿在一个筐箩里。

筐箩是高粱颈子上的细杆子编的，是妈妈的嫁妆。她将筐箩放在三角橱的一个格子里，用一条红黑格子方围巾盖着，让它显得神秘又神圣。我有时要缝沙包，弟弟们要订本子，就蹑手蹑脚地揭开筐箩的盖头，慌里慌张地偷针线。我们不是怕妈妈，而是怕奶奶，奶奶逮到谁的错处，就会声色俱厉地骂。我们潜伏到筐箩前，在纳了一半的鞋底或者未完工的鞋帮上，一阵乱翻。待妈妈准备做鞋或补衣时，针有时光溜溜地扎在线团上，有时针线乱发一样瘫在筐箩里。妈妈见针来了大挪移，从不会对我们吼叫，只是疾声问：“看看！真不成文！戳了手怎搞？戳着眼睛怎搞？”我们当然戳过手，但从从不吱声。妈妈问几句，又“噗嗤”笑起来。

新鞋子我穿了一段时间，大脚趾处就破了洞，两只脚并排站时，破洞像一双怒气冲冲的牛眼。踢毽子，跳绳子，跳房子，爬树，我似乎有耗不完的精力。妈妈察觉我的布鞋要被脚趾“啃”破了，就又为我剪鞋样，用破单被纳鞋底，用做衣的边角料拼鞋帮。村里几位鞋做得出彩的大妈看我穿新鞋了，就直咂嘴：“你妈做鞋跟洗碗一样快！”

奶奶穿鞋讲究，白边、黑灯芯绒帮子，且单的棉的绝不能青黄不接。妈妈总是换季前早早为奶奶备上应季鞋。妈妈做鞋紧跟潮流，爸爸的鞋都很时尚，他从没穿过“两块瓦的老头鞋”。妈妈还为大姑家老少做鞋。大姑是童养媳，常年病歪歪的。五个孩子穿鞋跟吃鞋一样。大姑父老实苦做，但不会持家，日子又穷又苦。但是因为妈妈计划着为大姑一家人做鞋，他们的脚也没受过委屈。

妈妈半百时，布鞋慢慢不吃香了，捏针的时间就少了。她的筐箩装了我女儿和大侄子的小兜肚、小袜子，针线、剪刀、顶针、锥针则挪进了弟媳的一个弃用的化妆包里。

家里布鞋的需求量近乎零时，妈妈就为儿子、女婿做鞋垫。她穿针必须戴爸爸的老花镜了，坐在大门口，手握针线抽抽拉拉的身影依然安详。她在64岁时生了病，其后的九年里，每年都要去医院住几回，受了很多罪。前年八月，妈妈两只眼睛因身体免疫力极差失明，从此，再也没见过亲人的面貌。陷入黑暗里的妈妈，像灯油慢慢耗尽，2024年3月6日，平静地离开了我们。

妈妈过世后的一天，爸爸从妈妈的木箱里找到两双布鞋，是妈妈的。妈妈说过，你们都嫌布鞋丑，我只做给自己穿了。爸爸说这是妈妈失明前两年做的，也是她一生中做过的最后两双鞋子。